

李叔青小傳



前一期中曾提及李叔青先生：最近再向各方再探詢，終於得到一些資料，關於這位華人教會奮興家，注重青年，學生工作者。

／于力工

抗 戰期間神用趙君影牧師，興起了大學生工作。在他未回天家之前，我會去拜見他詢及當年我們同工一些資料。他曾提到，過去作學生工作的，首推李叔青先生，繼之丁立美牧師。

當日到處去領會的人，稱之為「遊行佈道家」，李叔青即其中一位。家母少年時在煙台讀書，曾聽過李叔青的講道，那次的信息，是著重在基督再來。他曾把當時流行在英美 William Backstone 所著「耶穌再來」一書，首先翻成中文，(William Backstone 之孫在北美長老會湖南區作宣教士，他是著名的低音歌唱家，其妻從大鋼琴家 Janet 之學生學鋼琴，深得其術，他曾提及這本書是他祖父寫的) 李叔青在各地領會時，多講此信息。

李叔青卅五歲為主召去，其家人曾出版

了小冊子以茲紀念，後在賈玉銘牧師所編之「靈光報」，陸續刊出。靈光報在抗戰前發行，賈牧師西去四川重慶，也就停刊了，過去金陵神學院存有靈光報，如今如何，不得而知，當時是由李淵如女士整理登於靈光報的。

李叔青江蘇南匯縣人，生於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一日(主後一八七五年)，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晚九時半離世，臨終時留有一句很寶貴的話：「或生或死，吾俱屬主」，後葬於上海靜安寺路，西人墳山內(留有一子二女)。

他一生作主工作，不受薪水，由於有人批評他因不受薪，憑信心而得更多的金錢，自聽到這樣的話之後，便謝絕在聚會中所收取之奉獻，祇接受個人的奉獻。

教育背景

父親是監理會按立的牧師，早年在蘇州工作，弟兄姊妹共六人，叔青排行第三。父親派往嘉定後，十二歲時父親送他去蘇州博習書院讀書。後因父親與該校長不合，便送他去上海聖約翰讀書，十三歲受洗，小時頑皮，不愛讀書，常受老師斥責。稍長，由於好勝心切，決改變態度，用功讀書。中學畢業後，進入高班，由於要求把希臘文列入正課。欲研讀聖經者，必須要通希臘文，這建議未得校長認可。憤而休學，離開了約翰學院。他聽說國家設立醫學院，正在招生，而且每月得零用錢十餘兩銀，畢業後就是五六品官，他十九歲那年考上了北洋西醫學院(一八九二年)。

學生的功課並不忙，一班同學，看戲、酒食、嫖妓(因有十餘兩津貼)，叔青除了未去妓女院，其他都跟著胡為。

生命的轉機

一天晚上與同學逛街時，想找一個地方可以消遣，忽聽見有人唱英文聖詩，他因在約翰書院上過音樂班，所以聽得出。這時順歌聲進到一間教堂，有一洋教士在講道。會散後，女西教士問他「得救沒有」他回答「我受過洗，也經過堅信禮」，西教士對他說「這些不能算是得救憑據」，這幾位青年聽了西教士的問題，竟不知如何作答，西教士再解釋耶穌的救恩，再問他們，這班同學不

知如何應對，西教士叫他們回去思想思想，叔青回到學校，心中不安，其他同學，沒有什麼反應。可是，西教士的問題，跟著叔青回到學校，他自己反覆自問。終於他不管同學們的看法，自己回去見了西教士，他們便把救恩解釋給他聽，然後每日在一起讀經，他在神的面前徹底悔改、認罪，西教士把基要真理告訴他，「耶穌是救贖主，耶穌是至大的醫生，耶穌是成聖的主，耶穌是再來的王。」這福音的四層次，對於他日後的信息有深刻的關係，這是宣道會創辦人宣信（A. B. Simpson）主張所傳講的。

由於他深信主要再回來，要作一個徹底的門徒，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耶穌，於是在生活上有了很大的轉變。他不再穿昂貴的服裝，把銀錶改以鐵錶，並且在同學中有不和睦的，向他們認罪，這也是經過了一翻的掙扎方能實行的。他徹底的對付罪，作個得勝的人，是年廿二歲（一八九五年十月）。

他在學校中開始了查經班，還寫了一本小冊子名「耶穌要快來」，用他在醫學院得來的零用錢印刷（分發給同學）。父親曾來信要他把他的零用錢寄回來。他回信說「我的錢，已完全奉獻給天父了」。

廿三歲時再受浸（在天津），他受浸不是要加入宣道會，乃是得著要與主同死、同埋、同復活去感受。

由於深信主是至大醫生，病了不需吃藥。耶穌是靈魂的醫生，也是肉體的醫治者。叔青近視眼，在他的棉被上有一個蝎子，未

覺察，手掐了蝎子，被刺了一下，手腫起來，他感覺到毒氣攻心，這時他一心信主，同學們嘲笑他，後來出疹子，發熱出痘子，全憑信心禱告。一次他去找理髮匠，把他頭上面上的疤刮掉，竟毫無疤痕，神聽了他的禱告，從此他更有憑據能力傳福音，在同學中同他而信主的有二三十人（全校不過五十人），一位因他傳福音而信主的老年婦人，在拳匪作亂時，為亂刀砍死，而殉道。

作醫生還是作傳道人？

一八九七年，他畢業了，同學們各奔前程，當警官，作教授。雖然畢業，總監仍留他在校，勸他不要信仰耶穌信洋教。困在校內兩年之久，他仍堅持要傳道傳耶穌，這兩年，他在天津帶領不少的人信主。總監無可奈何，祇好讓他離校，年廿六歲回到了上海，既無官俸，又不行醫，在上海宣道會和西教士同工一個時間。不久去上海中西學校教英文，目的是向青年學生傳福音，同時向他的親友傳福音。

他本來想獨身為主工作。他的母親天天晚上勸他娶妻，為了順服，在庚子年（一九〇〇）七月結婚。父親雖然是牧師，但救恩不太清楚，在父親未死之前一個月的期間，他天天向父親解說完全救法，終於這位牧師在死之前清楚了得救要道。

靈裡的掙扎

上海是繁華的城市，很著重衣飾，所謂「家有三千貫，身穿二千八」，家人勸他要

注意衣著。家中的人，朋友比在北方多，故應酬也多，他感到靈性衰弱。他的外甥生重病，又有一個外甥出天花，大姐請他去禱告，他反而怕起來，深感自己靈性懦弱，結果他在神面前再一次作了徹底的對付，賣了華衣，換了布衣。

一九〇四年到了蘇州，一面教英文，一面竭力傳福音，造就人。到蘇州的目的地是為了作牧師的二哥，要向他解說完全的救恩。起先二哥拒絕，後終於認罪，對付肉體，再一次的奉獻。這期間二哥天和弟弟在一起禱告查考聖經。在蘇州的東吳大學教英文，向學生傳福音，不少的學生歸主。

是年監理會開大會，請叔青講道，在中西教牧前，他充滿了聖靈的力量，蘇州各教會的傳道人，信徒都來聽他講道。中西教士也在神面前悔改認罪，再一次獻身於主。

遊行佈道

蘇州的工作果效，即刻傳開了。一九〇六年第一次在上海各教會復興會主講，每晚都有六七百人來聽道，很多人悔改認罪，而有重生的經驗。接著南京各教會聯合的復興會，請他來主講（五個宗派聯合舉辦的）他放膽講完全救法，很多人被喚醒，得了復興。他再來南京講道，又去蕪湖、寧波、杭州、紹興、江陰、湖南長沙、山東煙台、周家口……，馬不停蹄的去主領各地聯合復興會。他仍感自己的靈性不如在天津時的火熱，有深度。他又再一次的交托奉獻，又得著前所未有的能力，這期間他出版了季報——

福音指引」。

一九〇八年，有人資助他把當時在英文流行的 J.A. Seiss 啓示錄註釋，翻成中文。

榮耀歸主

保羅的罪名

／何衛中

由於他不斷出外講道，個人傳道，閒空譯書，積勞成疾，雖到了莫干山修養，一病不起，他篤信神的醫治，不用藥，一九〇八年八月十四日，離世歸主，他一生的信息中心是「教會」，他要在肉身中補滿基督患難

的缺欠。他原來要辦——「傳道人的造就館」，此志未竟，離世，但留下了美好榜樣和工作的果效，他是講道和行道相並而行的傳道人。

掃

羅自大馬色路上遇見主之後，他的人生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一個逼迫教會的罪魁一變而為基督的門徒，他改名為保羅，一生為主傳福音，作使徒，建立教會。在這一切甘心事奉的過程中，他遭遇到許多的困難和逼迫，甚至多次有生命的危險，而在這些危難，都是他自己的同胞所帶給他的。

好像這一次，他又遭到大祭司亞拿尼亞同幾個長老和一個辯士帖士羅來向巡撫腓力斯的控告：「我們看這個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動普天下眾猶太人生亂的，又是拿撒勒教黨裡的一個頭目，連聖殿他也想要污穢，我們把他捉住了，你自己究問他，就可以

知道我們告他的一切事了。眾猶太人也隨著告他說：事情誠然是這樣。」（徒廿四 1-9）他們控告保羅一共有四個罪名。

（一）如同瘟疫一般——瘟疫就是一種傳染病，它有幾項特徵：

1. 極難撲滅。2. 傳染迅速。3. 發生症象。4. 致人於死。（保羅在傳福音的事上，確正如瘟疫一般。）

（二）鼓動普天下眾猶太人生亂的——「生亂」對撒但的國度而言，保羅確是對撒但國度引發生亂的人，因為有太多的人因著保羅傳福音的緣故，就不再跟從撒但，轉而跟從了基督。造成撒但的國度大亂。

（三）拿撒勒黨的头目——拿撒勒黨指

當時跟隨基督的人，因基督被稱為拿撒勒人。如今保羅被套上了一個拿撒勒黨的头目這個罪名，意謂他就是罪魁，不是無名小卒，他乃是頭目，能起大作用的，的確，單單保羅一人，就將整個地中海世界攪得天翻地覆，他確實是拿撒勒黨的一個頭目。敵人的控告一點都沒有錯。

（四）連聖殿他也想要污穢——這一點就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所謂「欲加以罪，何患無詞」。保羅從來就未曾「想要」污穢聖殿。前三條的罪名還說得過去，第四條卻是莫須有，要加深猶太人對保羅的恨惡，因為猶太人對聖殿最看重，這一條莫須有的罪名最能致保羅於死命。可見保羅在他傳福音的生涯中，確是如此所說的：「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林後四 8-11）保羅傳福音的生涯是如何的驚險，你我今天為主傳福音又是如何呢？△